

重建价值之维的“儿童”隐喻解读

——尼采“超人”论与李贽“童心”说之比较

张红霞

(西南交通大学 艺术与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尼采重建价值的“超人”论与李贽的“童心”说均用“儿童”的隐喻来批判传统的道德价值,其价值趋向都是回归赤子,趋向超(成)人,而且两人都未能逃脱传统思想的客观在场而与自己的学说形成了一个悖论。

【关键词】童心;超人;隐喻;悖论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2-0057-04

—

隐喻是西方诗学中具有优越地位的修辞格,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哲学文本中有隐喻吗?尼采说,“哲学家总是不顾一切的刺向认识对象深处并渴望更为精确地演说后者。”^[1]“真理”无非是“隐喻、换喻拟人的纠合”(尼采《真理与谎言》)。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指出:我们发明不了任何概念,后者只能由事实催生,因此,古今一切哲学家只是根据碰巧引起他们注意的个别事实,通过类推方式来构想整个世界罢了。^[2]那么关注隐喻作为“概念系统中的跨领域映射”,通过对喻体涵义的阐释则可以解读和把握概念本体的内涵。

中国诗学中有没有真正与之(隐喻)相对应的概念?^[3]遥思中华先民,伫立宇宙之中,画卦立象,“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具象思维,创造了用“形下之器(象)”隐喻“形上之道”的诗性智慧。就哲学层面而言,“‘隐喻思维’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4]保罗·利科认为“隐喻尤其是有赖于相似性的比喻……实际上,相似性首先是借用的动因。”^[5]深入到问题的核心,两位出生于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都用纯真无邪的孩子来表达自己对传统的反叛,其思维的契合点使得本文的解读成

为可能。

彻底颠覆传统形而上学,超越人类对罩在基督教神学光圈中的人生意义的认同,重估价值,由“超人”指示另一种价值取向,是尼采哲学的诗意所在。尼采认为西方文明的基础——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是病态的,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所宣扬的一套道德纪律,是弱者的护身符,它多余地在人与世界之间假设了另一个上帝的领域,使人匍匐于虚无缥缈的上帝脚下。尼采与耶稣对门徒说的“跟我来”(福音书)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即不要跟随权威价值,作权威的精神奴隶,而要跟随自己,因此他说“我来教你们做超人,人是应当被超越的某种东西”^[6]。隐喻“是抽象思维最便捷的表达”,超人查拉图斯特拉三十岁上山,历十年下山而变成一个孩子。崇尚“权力意志”的超人与尚无意志的孩子吻合之处在哪里呢?

尼采说:由过去的人到现实的人再到超人,人类经过精神的三种变形,在基督教道德重压下变成忍辱负重的骆驼;在寂寥的沙漠,骆驼变成狮子,与道德巨龙的搏斗,隐喻对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神学的抗击和彻底否定;狮子最后变成孩童。经过精神三变,具有创造性本能的孩童成了“查拉图斯特拉”似的思想者,他成为超人内在意蕴的最终隐喻。孩子是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希望,孩子

收稿日期:2007-03-16

作者简介:张红霞(1976-),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摆脱了历史的重负与阴影”。孩子是新生的、蔑视传统道德规范、具有自我超越性的价值创建者。“孩子是天真而善忘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旋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7]从古希腊走来的“超人”酒神狄奥尼索斯，从未来走来的“超人”——变成孩子的查拉图斯特拉，象征着“超人”具有可以运用“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无限能动性和创造力，在此基础上超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是孩子的内涵所在，其目的是要把人从基督教的文化语境中拯救出来，认识并创造自己的价值。

保罗·利科认为“隐喻的能力在于提供不可翻译的信息……和对现实世界某种可靠的洞察。”^[8]自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历代统治者沿袭遵行以来，形成了千余年来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精神枷锁。尤其是宋朝程朱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成为元、明两朝统治者灭除人个性的文化强权。明代中晚期，学术界涌现了怀疑否定封建正统观念的批判思潮，而李贽通过“童心”隐喻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尖锐地批判了弥漫在整个社会中遏制个体生命力和禁锢垄断思想文化的假道学。

何为“童心”？李贽这样写道：“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童心者，真心也。……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9]这里的“童心”不等同于儿童之心，童心是“心之初也”，隐喻着儿童天真无暇、活泼、不拘束的纯朴真心，其喻旨是不为理学家所提倡的假道学所束缚，“能生万有”，具有创造性，能动性，没有受到污染和侵蚀的精神状态。李贽认为，人的初心本来纯真美好，“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入侵使人“初心”被障，失却灵性、自由和创造，而流于“以假人言假言”。当理学思想占据人心时，“童心”就完全被蒙蔽而丧失殆尽人的真实存在价值。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数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10]“童心”是“率性之真”，要求“感时发己”。他说：“自然发乎情性，故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此情性自然之谓也”。“童心”强调的是以此为基础的自然之性，率真之情。

“童心说”是李贽的本体，是他终生所求之“道”的集中表现。其喻旨趋向是“真人”的个

性的认同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即回到“心之初”作一个有童心的“真人”，一个既深刻又有诗意的人，既保持人类的诗性智慧又能批判社会的人。李贽思想的真正核心是“成人说”。具此“童心”是为“叩虚无而则有”，逃离禁锢人的思想的儒家伦理教条的限制，为了使没有价值预设的童心走向新的“成人”，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圣贤之才。^[11]

二

詹姆斯·菲泽在《西方哲学史》序中有段意味深长的话“在许多方面，哲学史犹如一部史诗传奇。在那里，令人敬畏的先驱创造了恩泽后世的传统。然而家族中的一些另类则制造了许多麻烦和困惑，甚至激起政治权威的愤怒。”^[12]中国16世纪末的“童心说”与德国19世纪末的“超人”论，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语境，但却都是本民族哲学史中的“一些另类”的产物，在重估传统价值，强调人的价值尊严和价值重构的通道上，它们可谓声气相通。

中国传统正统诗学是儒家诗学和进一步深化的程朱理学，西方则是柏拉图主义诗学和其后的基督教教义。两者都以理性压制感性，“存天理、灭人欲”、“理念是最高的真实”等等观念遏止了人的创造力，使人丧失主体价值。尼采和李贽都是传统道德的反叛者，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言论。两人都对貌似神圣的“绝对价值”提出疑问，对窒息人心、使人丧失了强健生命力的传统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并对传统道德价值做出了自己的重新评估。因此尼采惊世骇俗地宣告“上帝死了”，而被人视作“疯子”。一生致力于打破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李贽以“异端之尤”名世，两人都被时人看作极度离经叛道的思想家。

尼采把对基督教和传统哲学的批判，目的是要摧毁神、天国、绝对理念等神圣教条为人类生存所构建的虚假意义，而用权力意志的哲学，弃绝理性世界，回归感性（生命）世界，去创造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超人”是尼采的重要哲学话语，宣扬新价值观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最后以孩子的面貌出场，没有受到旧价值毒害的孩子是重建价值的意蕴所在。“具有酒神精神和权力意志，主张重估一切价值的超人，是尼采哲学的精髓所在。而李贽公然对几千年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提出挑战，

从“童心”说出发“贵真反假”、“重情轻理”。李贽的思想体现了传统观念压抑下,知识分子要求返归本真自我,还人性以自由的时代潮流。李贽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理”的说教及其穿凿附会的假道学给以大胆尖锐的批判,其“童心”之说渗透着他的人生理解和体验,也包含着他对“真人”的期望,体现着他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和自我价值的确认。

马克·约翰逊说:隐喻是一种“理解的普遍模式”,通过投射某领域的经验“样式”来系统构建另一领域的知识。在对传统的批判和价值的构建上,两人同样选用“儿童”的隐喻来诠释自己的理论。纯真空灵的童心与身体智力和情感达到最高水平的超(成)人相互处在两级位置,而形成一个紧张的矛盾张力,使得超人论和童心说产生意蕴无穷的丰富生命力。孩子的纯真是新生、创造、重建自我价值、对传统理性形成反拨的根据性所在。“儿童”的喻旨在此指向伟大的创造性,自我超越的追求,发展自我的个性的精神。对于生长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尼采和李贽,其隐喻的指向文化内涵也必然有着异质性的所在,在尼采那里,孩子的天真和善忘被分外看重,在于启示着“超人”的终极可能首先在于人类的返朴归真,回归赤子;其趋向——理想的、有着积极的悲剧主义(酒神)精神、强健的生命力的超人,可以促使人们不断否定超越自己,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实现生命意义。李贽提出“童心说”,乃是为了使人们从思想上摆脱儒家或其他“闻见道理”的束缚,能够自由思索从而长大“成人”,从有纯真童心的“童子”趋向有“骨头”不“东西恃赖”,有独立人格,强健的生命力,能独自承担起人生的重负的“成人”,其内核实质即成为圣人、贤人。

三

尼采说:“哲学家受制于语言之网。”李贽和尼采大胆地重估传统价值,自己并没有逃离他们视作“魔咒”的传统。雷考夫和约翰逊强调“隐喻的本质在于通过某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不同种类的事物”。在积淀着诗性智慧的哲学王国里,李贽籍“童心”希望个体成为突破封建正统思想藩篱的“真人”。尼采不同于把概念逻辑

化的哲学家,他自己创造概念,如“权力意志”、“超人”,并赋予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尼采描述“超人”查拉图斯特拉上山隐居十年后变成一个孩子,“孩童”的意蕴也就成为诠释“超人”思想的内核之一。

“儿童”隐喻的选择反过来对他们形成了一个反讽。既是儿童,则有着新生、积极能动、创新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有着继承沉淀在民族共同体内部“集体无意识”中“传统”的一面。传统是一条奔涌不息的河流,流淌在一个民族文化内部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思维范式不可能完全消失,并且永远部分的塑造着历代人的思想情感、话语模式和审美心态,其思想在某些方面也就必然呈现出古典情结和本土意味。因此传统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一种直接的在场,都具有超强的稳定性、独断性和排他性。人的思想之光犹如海上之灯塔,它既照亮了人类历史前进的航道,又只能在奔腾不息的传统之流上凸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孩子”的隐喻在李贽和尼采的文本中,既暗示着对于传统的关系的背叛,却又无形中呈现出无法逃离传统客观在场的悖论。

语言是思维的存在之家,而语言作为隐喻预先就构成了人们解释的基本视界。人们对视界之看法和解释是经过物象——意象——语象的转换而通过语言完成的。人诗意地栖居着,但却不能置身于自己的境域之外,人的生命之光无论辐射多远,都无法逃离民族文化创构的精神家园。正如余虹先生所论:极度反叛的尼采思想对传统形而上学“既归属又出离于它”,^[13]而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哲学是颠倒了感性存在和理性存在的柏拉图主义,无论那种看法,都是尼采始料未及的,对他自己的建构形成一个反讽和悖论。同样尴尬的一幕也在李贽那里上演。李贽在全力批判程、朱的同时又无法完全逃离儒学的文化语境,“道只在五伦之内。有位育参赞之愿者,须在此处下手。此处蹉过,无处觅道矣。”李贽称颂的“道”仍然没有脱离儒家的伦理学说,从而乃使他自己所批判的“道学”形成了一个怪圈。以致李贽最终所描绘出的理想的“人”形象,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圣贤”并无二致,对以身殉“道”的李贽形成了一个反讽。

李贽和尼采在对传统的反叛上可谓不遗余力,但终于还是落入传统思想的窠臼。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言: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命运问题。这一悲剧恰恰说明:在

传统思想资源内部,已不可能找到走出迷宫的钥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充分把握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主动地汲取西方文化精华,补充到我

们民族文化中来,才能保持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实每一个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一个“他者”视域的客观观望。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5]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3. P3.
- [2] William James. *The Pluralistic Universe*.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09. P8.
- [3] 叶真密. 中西诗学中的“比与”隐喻[A]. 李达三, 罗翎主编. 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 P120-139.
- [4] 张沛. 隐喻的生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P30.
- [5] 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活的隐喻[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P238.
- [6] [7] 尼采著. 余鸿荣译.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C].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P23, P24.
- [8] 张沛. 修辞与认知: 隐喻诗学的认识论研究[A]. 杨乃乔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一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P305.
- [9][10] 李贽. 童心说[A]. 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1版. P117-P118.
- [11] 王均江. 论李贽的“成人说”[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年7月第4期, P469-474.
- [12] 美.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 詹姆斯·菲泽. 西方哲学史[M]. 邓晓芒等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P1.
- [13] 余虹. 艺术与归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 P8.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taphor in Chil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ietzsche's Superman Theory and Lizhi's Childlike Innocence Theory

ZHANG Hong-xia

(School of the art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 Du, Sichuan 610031)

Abstract: Both Nietzsche's Superman Theory, a theory for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Lizhi's Childlike Innocence Theory, adopt the metaphor of child to criticize the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The value trend of the two theories are both the return to the newborn baby, the trend to the superman (the grown-up). And neither of the two philosophers escapes the objective pre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so that they are both contrary to their own theories.

Key words: Childlike Innocence; Superman; Metaphor; Contrary

(责任编辑: 李进)